

手写春联沁墨香

赵立新



鹤城的雪

扬清

很多时候，我想把雪留下来，但雪总给人一种倏忽之间的感觉。这样的感觉，苏轼的那句“人生到处知何似，应似飞鸿踏雪泥”描述得最为真切。然在鹤城，却能把那白雪皑皑的感觉多留几日。

鹤城的雪落在山间。南边的龟山与北边的金凤山像两个巨大的屏风，阻遏着冬日呼啸而来的寒风。从而让那鹤城的雪，扯絮棉棉似的静静下落。有打着旋儿的，有左顾右盼的，有漂泊无定的，不一而足。因为少了些许风波的干扰，雪花下落的时候，便显得分外轻柔，像是《天鹅湖》舞剧中美丽的纯情少女在舞动着那芊芊舞步。她用脚尖轻轻地点地，身形轻柔地回环往复。她那纤细的脚尖，点触的并不是冰冷的大地，每一下轻轻触地，点化的都是处身雪景之中的看客。让那处身雪景之中的看客都随着她那舒缓的节奏，了悟大自然的洁白无瑕。而这样的赏雪佳境，源于鹤城被众山拱卫的独特地理风貌。这样自然形成的环形舞台，让鹤城的雪在平静的天地之间，出演了一幕银装素裹、雪花纷飞的舞台剧。

雪儿的演出结束了。演出结束的时候，演员谢幕的时间总是很短暂。尽管人们留恋地看着周遭的雪景。但雪终究是要退去，就像那横陈在天地之间的每一处幕布，终究是要拉开。

雪晴了。拉开窗帘，房屋周遭的积雪已消融殆尽。昂首遥望，却发现龟山的山巅却仍是白的。这大概就是鹤城的雪景最值得玩味的地方。我有些焦急地走到工农路上，着急去看那被鹤城的山岚散留下来的白雪。雪终究还是偏爱鹤城，岂止山巅是白的，整个的龟山都是洁白的。龟山上，仍被白雪覆盖的松柏，像一根根骨节粉白的银针似的，铁骨铮铮地直指苍天。那松柏终究是树木中的栋梁之材，虽处身酷寒之境，那苍绿也并未退减几分。而这样的一株株松柏，就在鹤城南边不远的龟山上。在落雪的日子里，让鹤城的雪景平添了几分清正之气。

鹤城的雪落得轻柔，去得迟缓。落雪的时候给人以欣喜，消雪的时候给人以遐想。我独爱那雪覆青山，经日不去的独特雪景。因为无论是雪还是人，都知道这雪景终究是要去的。但那满目的青山白雪，却使看到这绵延三日的雪景的人儿，不免要吟出“柴门闻犬吠，风雪落山村”的句子。这样的时刻，就不论雪终究是去或是留了，因为青山犹在，待雪有时。

朋友

骆建忠

朋友是人生路上的知音，是心灵歇脚的驿站，是收藏心事的寓所，是储蓄感情的行囊。

朋友如醇酒，味浓而易醉；朋友如花香，芬芳而淡雅；朋友是秋天的雨，细腻又满怀诗意；朋友是十二月的梅，纯洁又傲然挺立。

朋友是可以一起打着伞在雨中漫步的人，是可以一起骑在车上飞驰的人，是可以徘徊书店、书廊，有悲伤一起哭，有欢乐一起笑，有好书一起读，有好歌一起听的亲密伙伴。

朋友不是书，它比书更绚丽；朋友不是歌，它比歌更动听。朋友应该是诗，有诗的飘逸；朋友应该是梦，有梦的美丽；朋友更应该是那意味深长的散文，写过昨天又期待未来。

有朋友同行是一种安慰，有朋友鼓励是一种力量，有朋友帮助是一种温暖，有朋友惦记是一种幸福。朋友是一种缘分，无论缘深缘浅，无论相距多远。

新朋友淡如柠檬，丝丝清凉润喉；老朋友情同手足，风雨相随，患难与共。有朋友真好，哪怕是网络上的相识者，互动结友情，或许你只想要一缕春风，而空间的朋友却给了你整个春天。

有朋友，有朋友的爱是件十分温柔的事情。在灯下念书会走神，想起一个又一个朋友，想起许许多多共同经历的往事，想起曾经讲过的话，那种温柔会立刻包围你。在宁静的深夜里，想起朋友会让人迷醉、快乐、欣慰。

对朋友的思念像袅袅的轻烟不绝如缕，对朋友的祝福是潺潺的小溪叮咚作响。或许岁月将往事褪色，或许空间将彼此隔离，但值得珍惜的依然是朋友间的情谊。

真心祝福，纵然相隔千里也能感受到友谊的气息。真正的朋友，其实无所谓远近，无所谓性别。也许他身在咫尺，也许他远在天涯。只要彼此相拥，彼此关照，这份相知、相思、相助、相契，就是人间最真挚的感动。

朋友是缘，值得永远珍惜；朋友是金，永远光辉灿烂；朋友是琴，演奏美妙佳音；朋友是茶，品味一生清香；朋友是笔，写出幸福安康；朋友是歌，唱出温馨眷恋。

朋友是人生路上最美的景色，友谊是彼此相连的心弦。让我们用心灵的手笔，点缀这人生路上的风景。用真诚的付出，收获人间最感人的真情。祝福亲爱的朋友开心快乐，永远幸福！



商洛山

(总第2288期)

刊头摄影 贾凤莉

父母亲的名字

贺绪林

亲感到不公。

母亲的乳名叫金桃，一个很好听的名字，我是读高中时才知道的。那年收到舅舅的一封信，开头的称呼是“金桃姐”。听母亲讲，舅舅读书不多，只是小学毕业，信肯定是舅舅请人代写的。“金桃姐”三个字写得苍劲有力，很见功力，比我的字好多了。我给母亲念信，不知怎的念母亲的名字我有点口涩，很不好意思，甚至脸都红了。我还偷看了一眼下母亲，母亲却兴奋异常，脸上泛起了少女才有的红晕，这是我从没有见过的。

母亲的大名不知是她自己起的，还是别人给她起的。我没问过母亲，母亲也没给我说过，不得而知。中国妇女叫“桂英”的人太多太多，我觉得母亲的大名有些俗了，远不如她的乳名好听。

母亲的娘家在泾阳。有语云：金周至，银户县，富裕不过泾三原。泾阳、三原至关中平原的“白菜心”，无疑是个好地方。母亲曾无数次地给我讲过她的娘家——泾河岸边的一户村子，土地平展肥沃，泾河水亮清清，河中有小船悠悠；每年春、夏、秋三季河边挤满了浣纱的小媳妇大姑娘，莺歌燕舞，笑声赛过银铃……母亲每每给我说起这，脸上就出现甜蜜的笑容，似乎回到了少女时代。我也完全被母亲的情绪感染了，不由得想起了一首歌：一条大河波浪宽，风吹稻花香两岸，我家就在岸上住，听惯了船公的号子，看惯了船上的白帆……多年后我去了一趟舅家，舅家是个好地方，但没有母亲给我描述得那么好，这多多少少让我有点失望。

在我的记忆里，母亲没有回过一次娘家。不是母亲不想回娘家，皆因家中贫寒所致。其实杨陵距舅家只有一百多里路，可父母辛辛一年却攒不下去舅家的盘缠。每年母亲都要念叨，今年一定要回娘家。打年初她就点灯熬油加班加点给别人纺线攒回娘家的路费盘缠，

到年底也攒下了几十块钱，可过年的开销却没有。一到腊月，父亲就为过年发愁，而且“心怀叵测”地打母亲那点钱的主意。母亲看到父亲愁眉不展的样子，于心不忍，不等父亲开口就掏出钱来帮父亲度难关，父亲接过母亲的钱几分高兴几分愧疚地说：“明年我帮你一块攒，咱们一搭去泾阳看望老人。”可到了年底手中还是没钱。年年都这样说，年年都不能成行。父亲直到去世都没有把对母亲的承诺兑现，这是他的遗憾。

父亲去世后，我长大成人了。在心中暗暗发誓，一定要让母亲风光光回一趟娘家。我认为自己有这个能力。可老天爷偏偏不照顾我，一场飞来的横祸夺走了我的健康。外祖父去世时，舅舅发来一封电报，母亲当时守在我的病床边而未能回娘家奔丧。每每念及此事，我都泪水潸然，痛责自己。我对不起祖父，更对不起母亲。

母亲目不识丁，可她认得出父亲和我的名字，这让我惊奇不已。那时候，生产队每分东西，分给各户的东西都用纸条写上户主的姓名贴在上面。父亲在世时，户主自然是父亲。父亲去世后，我接班为户主。母亲取分的东西每次都能准确无误地找到我们的名字。

我曾问过母亲是怎么认得父亲和我的名字，母亲笑着说，就那么几个字，看得多了就认下了。当时我除了惊奇，就是不解。一个目不识丁的人，不认得自己的名字，却认下了丈夫和儿子的名字。母亲去世后我才有醒悟：一个女人嫁给了男人，就把全部的依靠和希望寄托在这个男人身上；再有了儿子，她又把全部的依靠和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。她心中只有丈夫和孩子，唯独没有自己。这是中国妇女的贤淑美德，也是中国妇女的悲哀。

行笔至此，我又想起了一件事。20世纪

60年代初，正值三年困难时期，家里没啥吃，母亲每天按定量做饭，先是尽我吃，再后是父亲，最后给她剩下了半盆清汤。母亲得了浮肿病，用手指在小腿上一按一个坑，半天起不来。

父亲生于1911年，属猪，那一年是辛亥年。他念过几天私塾，常对人讲，他是宣统三年生人，口气颇似清朝遗老。其实，他是个忠厚朴实的庄稼汉，从不关心改朝换代之事。他常说，咱庄稼人就盼望风调雨顺、国泰民安。母亲比父亲小3岁，生于1914年，属虎。母亲的生日是农历二月初五。母亲说她是个没福人，生在二月，年过完了，好东西都吃光了，青黄不接，是个饿肚子的时节。母亲每每提及她的生日，都要念几句偈语：九九加一九，穷汉顺墙立，冷是不冷了，光害肚子饥。

母亲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了68年，没有过一次生日。这都是我的罪过。

时光如流水，弹指间父母亲离开我快半个世纪了，不知道他们在另一个世界是否姓名如旧？去年清明时我在父母的坟头立了一块墓碑，碑上刻了父母亲的大名，同时也刻了一行碑文：父恩如山，母爱似海；育我成人，永世不忘。

我不糊涂，明白任何人的名字不管刻在怎样坚固的东西上，终究都会被时间的巨手磨灭。我的父母亲都是平平常常的人，他们的名字能不能被人记住，我没有多想。我在他们的坟头立下石碑，刻上他们的名字，只是为了寄托他们的儿子对他们永远的怀念。

